

随笔



我看周一清

王祥夫

我习惯以写小说的眼光看待其它艺术。

看周一清的油画,忽然感觉就是在看精彩的短篇小说,短篇小说风格种种,我喜欢最朴素无事的那种,朴素而无事,读之又精彩万分,这就是世上最好的小说,这样的小说,看罢仔细想想,怎么居然会这样简单这样好?怎么会简单到没有一点点故事?但再看,还是好,“简单”二字的好不是一般人所能领略,简单是概括,还在于,这概括首先是摒弃了一大部分人,艺术这件事,原是不太多的人在那里鼓掌叫好,如果全体立立叫好,对艺术,那必是一件怪事。周一清不是在大舞台歌唱的那种艺术家,他的舞台在光与色的山林、寂寞而躁动的建筑、广袤而无际的天地间,热爱周一清艺术的人会见一见倾心。

周一清的油画之好,我以为好在一如精彩短篇——那给阳光照亮的房子、那有着大片阴影的树丛,还有那欲雨不雨的云、那远处的山峦,还有金红的草垛、红砖烟囱和渐渐隐没的幽径,这种种景物相加,合在一起诉说着周一清心境的宁静。看周一清的画作,让人常常想到“田园将芜胡不归”这句诗,真正是怪事,由周一清的油画忽然跳到陶渊明的诗。周一清的油画是田园的,平和的,尘世间的风声太多嘈杂,但一旦从周一清的那面心镜上反照出来便变得如此质朴而纯净。是,略去了一些,留下了一些,又多出了一些,略去了什么不必说,多出的是心情和诗一般的笔触,这些东西都山高水长斗转星移地被概括在周一清的画里边。

周一清的心境是农耕时代般的天地悠远,日光斜照般的丰富柔和,他的画有些让人惆怅。美,原是要让人惆怅的,一看他的画,马上,就看到周一清的静好世界,心里不免要掀起一阵震动,一阵惆怅。看周一清的画你就是想要走进去,想去他那里消解一下种种不快。面对周一清的油画,“田园将芜胡不归”既是感叹,又是一种真正的喜悦。看周一清的油画作品,只感觉到他作画时应该是一笔一笔心里满满都是喜悦,光与影和色彩给他无尽喜悦,这喜悦转给我们却是伤感,是以欢愉做底子的伤感。

看周一清的油画,我还认为周一清是一位执著的田园诗人,若生活在陶渊明时代,他一定会和陶渊明交上好朋友,也许会和陶渊明在一起听听布利顿和贝尔格,再喝一点点曾在周府把我灌醉的五粮好酒。周一清说自己喜欢意大利的瓶子画家莫兰迪,我以为,和莫兰迪的心灵最相契合的也就是周一清,惟一可以和莫兰迪放在一起说说的画家也就是周一清,虽然周一清不画瓶子。与莫兰迪相比,莫兰迪的画面好像是更生动一些,而且,莫兰迪敢画横空而来的电线!还有,莫兰迪还敢画一树一树的电视天线,我更喜欢莫兰迪也在这里,周一清与莫兰迪的小小区别也在这里,周一清好像是更纯净,更理想化。把周一清和莫兰迪两相对照,我个人更喜欢莫兰迪有忽然而至让人想不到的神来之笔,我太喜欢莫兰迪的静物,那一排瓶子高高低低站在一起像是在咏唱,亦像是充满了夜夜的喜悦,莫兰迪还喜欢在他的某一个瓶子里放一点点钴蓝,或一点点柠檬黄,那一点点钴蓝或柠檬黄便是这世上最珍贵的金子。我还想说,意大利那边有莫兰迪,我们有周一清。周一清的“陆郎写生”“天目湖写生”“车桥写生”“深水写生”,他的布面油画《工地》《老厂房》《烟囱》等,我以为都是当代油画艺术中不朽的“短篇佳作”。

看周一清的画,我还想说一句的是:我找到了我想要的心情,这最重要,比什么都重要。

辛丑年末,韩拓之发来一百单八幅小画,以为自有眼福,孰料不能白看,噫,这拓之!他言,此画乃庚子年所绘,蜗居蜗处,无奈无聊,不想却成就了画家。画了好多,此是所选精品。

这些画,画的都是山水,笔是笔,墨是墨,款是款,印是印,一丝不苟,尺幅虽小,却呈高远之势。点缀一二人物,非为老僧,即是古贤,多著白衣,或行或止,皆具神采。人与山水相衬,满纸见生机。只是这纸少见,问过之后方知是茶衣。何谓茶衣?即茶砖之外包装也。茶衣之名是我随意取用,书之包皮称书衣,茶之包装称茶衣不也好?见过茶衣上印画的,没见过茶衣上留真迹的,拓之算一个,即便另有,怕也没有他这么多。

拓之勤快,大画小画,总在画。似乎他见不得纸,哪怕巴掌大一片纸,见之即犯画瘾。他曾经在各种书签、名片、宣传页等等的豪华纸上作画,不是宣纸,再好,并非适宜作画,尤其不宜作国画,他却作了,且还不错,我曾著小文赞他。想不到他又在茶衣上画了,且比硬纸片上那些更好。那个多为速写类,这个真的是画了。

茶为雅士所钟,画系高人所爱,设想,若是茶商有心,让画家来画茶衣,岂不是妙?该是茶有画意,画带茶香,二趣兼得,身价陡



品鉴

茶衣小画

闻章

增,不亦宜乎?

罢了,此不该我想,我只想问一句:这“茶衣画稿”价值几何?

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推进,山西风味的散子麻花、肉丸子、面果子、炸豆腐和花式馒头等必备品纷纷“出炉”,年味儿随之越来越浓,仿佛一场大戏的帷幕正在徐徐拉开之中。

母亲去世后,关于筹备年夜饭过程的种种美好都成了回忆,十年来的酒店年夜饭成了一种仪式。今年,当大姐代表父亲征求意见时,大家异口同声地对在家过年投了赞成票。操持大家庭的年夜饭说说容易做着难,平时老爸清静惯了,对于老少二十多口人的接待规模,光是餐具、凳子等就很成问题,更别说食材购买与制作所耗费的精力。

山西民间有句俗话说叫“除父属长兄”,显然这一文化基因潜移默化中已然在两个姐姐的心中生根,面对大家庭中母亲的“缺席”,她俩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操办年夜饭的担子。小年前她们便开始采购食材、准备用具。为避免浪费,她们从各自家中凑齐餐盘及电器炊具等必需品。小年过后,筹备工作进入倒计时,炸麻花、炸散子、炸丸子等油炸食品是山西人过年的传统,也是我们家的必备。听说她们要开炸,我明知道插不上手、帮不上忙,可那天还是赶回家捧场凑热闹。开门的瞬间,熟悉的麻花香味儿便扑面而来,紧跟着的是厨房里传出的“刺刺啦啦”的油炸声和两人边干边聊的谈笑声。这似曾相识的场景迅速感染了我,当年母亲年复一年忙腊月的情景像电影般划过脑海,一股暖流同时涌上心头,久违的年味儿猛然间浓烈起来,这一刻我甚至隐约觉得母亲辛劳的身影仍在家里,并未远去。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曾回母亲老家的村里过年,当地仍然延续着除夕夜到祖坟地请老祖先回家过年的风俗,时辰一到,家家全员出动,夜幕下平时宽敞的村路上立马摩肩接踵,拥挤的人流中没人言语,只有“沙沙”的脚步声伴着人们前往同一方向,其气氛庄严而隆重,为一年之最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亲身感受以祭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韵味的过年。

以团圆为主题、筹备年夜饭为主线、除夕年夜饭开席为高潮、全家几代人参与的年夜饭文化,特别是其准备过程所研磨出的年味儿气息是酒店里所没有的。年夜饭由酒店回归家中,看似地点的变化,实则是年文化的回归、年味儿的回归。

味道

回归

范明



《忆雪荷》尹学华 作

在我看来,今年的年味儿浓郁,缘于年夜饭由酒店转入老家家中的地点变化。

我们是山西人,父母支援大三线建设来到襄阳,从小到大的年夜饭都是母亲掌勺。到我们五兄弟姊妹各自成家后,母亲虽较少亲自掌勺,但年夜饭的总体操持还是她老人家。老少近二十口的大家庭年夜饭费心劳神在所难免,然而母亲却乐此不疲。小年一到,过年的准备工作便进入“程序化”轨道,按照老家的传统从小年到三十儿每天都有“规定动作”,比如扫房子、炸丸子等。在两个姐姐的协助下,母亲总是按

纪实

杨嘉墀院士和曾经享誉世界的电脑巨擘王安是哈佛的同学,又是信得过的朋友。当年,杨嘉墀院士研制的“快速记录吸收光谱仪”,曾获得美国的发明专利,被称为“杨氏仪器”,还被当作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器收藏。在他回国后,王安一直为他保存着“快速记录吸收光谱仪”的专利。截至这种仪器停产,已经积有2000美元了。王安的成功不仅仅由于他有先进的技术,善于经营的头脑,还因为他的诚信。1975年,杨嘉墀院士率团到美国波士顿参加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六届大会,两位隔着大洋的老朋友终于见面了。王安请杨嘉墀参观了自己的公司,那时,王安电脑公司正处在辉煌时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44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引进微机的科学家。写中关村的发展史或是中国的IT业发展史的话,不能忘了他们。

1982年,杨嘉墀针对以往航天器测试系统各树一帜,一个型号一套系统的散乱状态,提出了用标准模块组成计算机测控系统的建议,并参与相关软硬件的开发与研制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44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刘象庚说:贤弟,咱上了年岁,不能和年轻人一样上马杀敌,还不能在后面敲敲边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?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,地尽其利,人尽其责,就不信赶不走小鬼子!

窗户上已经发白,两个人不知不觉聊到了天亮。牛照芝一拍大腿:老兄一席话让小弟明白了

不少!国家没了,哪里能有自己的家?不走啦!和老兄一起留下来!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!树活一张皮,人活一口气,咱也不能让人家戳脊梁骨不是?刘象庚端起酒杯:少白敬贤弟一杯!牛照芝也端起杯:干!

十一
兴县县城南面的蔚汾河由东向西缓缓流去。蔚汾河发源于与兴县相邻的岚县野鸡山,河水一路向西,由界河口入兴县境,至张家湾汇入黄河,是千里黄河上一条重要的支流。进入兴县这一段,水流逐渐增大,河床也变宽,成了养育兴县人民的母亲河。兴县县城对面是东西走向的蔚山。现在蔚山上的太阳

还没有升起来,天色很暗,一切都还处在朦胧中。

河岸上董一飞正带着游击队员们进行操练。八路军120师某部不仅支援了游击队一批枪支弹药,还专门派来教官对他们进行训练。这位教官姓甌名强,是四川人,大伙都叫他甌排长。甌排长,甌排长,大伙叫惯了,原名倒慢慢没人记起来了。甌排长二十出头,个子不高,但长得特别结实。甌排长是八路军120师某部特务连的一位排长,他不仅枪法了得,还懂得武术,擒拿格斗样样精通。大伙训练完了围在一起,要看甌排长给大家表演刀术。

太阳爬上山头,大伙的面孔也清晰起来。

小说

连载